



西康名勝之一西昌望遠亭

四十年前

西昌行(二)

兼懷羅時實學長

·張迺藩·

諳習夷情羊仁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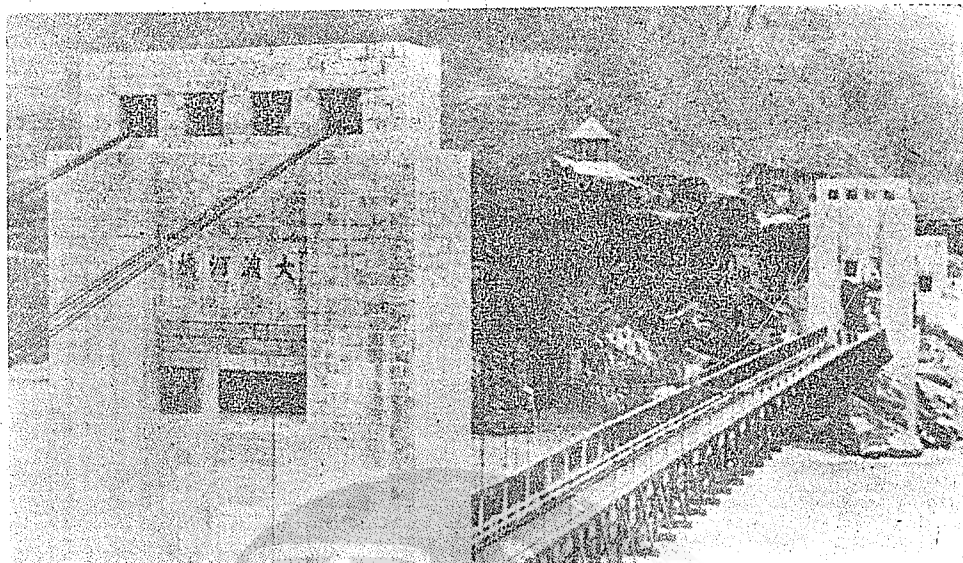
羅儷因為住在深山之中，和外界阻隔，教化之所不及，始終保存原始社會的生活型態。他們主要靠個獵畜牧為生，男的善騎射，勇猛好戰；女的從事粗糙的編織縫紉，做各種家事。有極簡單的象形文字，巫師(畢摩)則有其特有的符咒

圖識，形成專業。各部落之間，為了利害爭執，常有械鬥；敗者俟機報復，循環不已。因之，夷胞區域以內，很少平靜之時。

同時，夷胞與鄰近漢胞之間，衝突更多。衝突原因，有很多種。主要的是經濟因素。大凡一羣性情慍悍，生活困苦部落，和生活富裕的環境接觸，不免有慕羨忌妬的心理，沒有正當方法

取得財物，就不客氣地出於暴力掠奪。歷來夷亂亦不外乎此。夷人慕羨文明社會的農業生產，但是他們不善耕作技術，也缺少各種工藝技巧，因此，他們不但要向外搶奪財物，而且要擄人充當奴隸勞工，凡被夷人攻略的地方，洗劫財物之外，所有男女老幼，全都綁走，無一倖免。到了夷地以後，老弱棄之溝壑，少壯分配各家做奴隸，

生殺予奪，全憑主人喜怒。奴隸可以轉賣，愈向山區裏面，需求奴工愈殷，售價亦愈高。被擄的



抗戰時期建造的大渡河鐵索橋。

人，終身無生還之望。僮儼在他們區域內，自視很高，他們不與擄來的漢人通婚。他們自稱為「黑骨頭」，稱漢人為「白骨頭」，稱奴隸曰「娃子」，漢人充奴隸者曰「白娃子」。「白娃子」是夷胞社會最低下的一級人。

由於僮儼有擄人的暴行，鄰近漢胞談虎色變。行旅客商，也人人自危。本團經過成都時，許多朋友警告我們要小心，不要被僮儼帶去當「娃子」。西康劉主席主動派隊護送我們，原因亦在於此。

民國成立之初，軍閥擅政，地方混亂，川邊夷人區域，完全成為化外，無人過問。有些游兵散勇，流氓奸商，進出夷區，牟不法之利，勸導他們大量種植罌粟，而以槍械子彈，交換煙土。夷人有了械彈，如虎生翼，於是嘯聚成股，攻奪城市，為禍比以前更甚。政府的對策，無暇遠謀，惟有消極的剿治與安撫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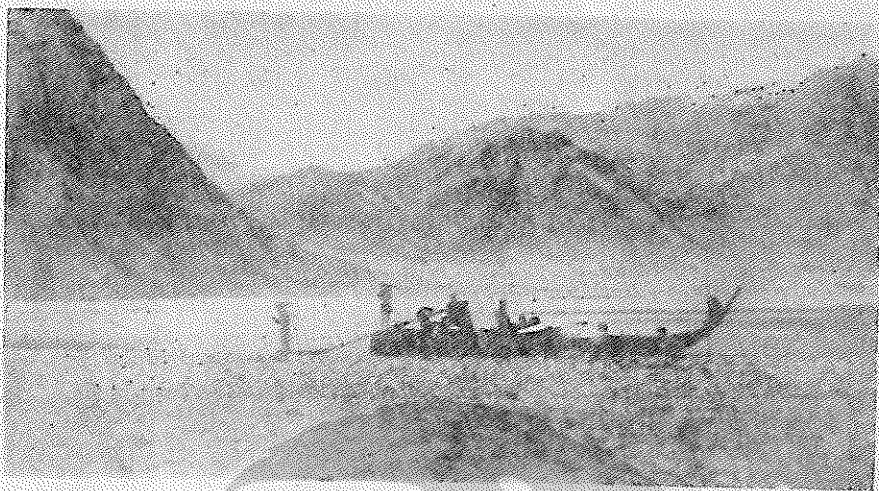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二十幾年中間，剿撫亂夷最有名的兩個人，一是羊仁安司令，一是鄧秀廷司令。

羊仁安是漢源縣富林鎮人，川康有名的袍哥首領，徒衆很多，經年和夷區各部落做生意，因以致富；嗣後地方不靖，他組織武力，保護客商，收取規費，漢夷雙方，都信服他，政府委他做保安司令，他對夷人剿撫兼施，地方得以維持平靜，大家都推許他，提到羊司令，幾乎無人不曉。

我們一行人，由漢源到富林，特地停留

三天，專誠拜候羊司令，藉以了解夷區情形，並聽聽他的治夷經驗與意見。羊司令體格魁梧，其時，年已六十多歲，解卸軍職，居家養老，而精神矍鑠，性情豪邁，有孟嘗君之風。他家居富林鎮上，有兩進房子，廳堂相當寬敞，廳內懸掛不少當代名家的字畫，也有許多歌頌他的楹聯壽屏，尚能文雅不俗。談到夷區情形，歷歷如數家珍。他和夷人接觸多，了解深，對夷人的看法，與一般漢胞的畏夷、仇夷的心理稍有不同。他說，夷人性情雖然粗野，也有人性存在，你要對他公正，信賞必罰，他自然敬你服你。過去，有許多軍事或民政長官，對於漢夷衝突事件，受賄偏袒，處理不公；或是藉勢欺凌夷胞，敲詐剝削；受害的夷胞，不習漢文，不諳法律，無處投訴，積怨之下，自然會發生事端。等到事情鬧大了，官家又不分皂白，派大軍亂剿一通，濫燒濫殺，玉石俱焚，這樣仇恨愈深，夷亂愈甚，秩序那能安定呢！我做司令時，很少對夷人用武。遇有衝突事件，不問是漢夷之間的衝突，或是夷人之間的衝突，我先問清原因；好在我懂夷語，他們聽不了我。然後我按照事理，處公斷直；大家聽我的話，事情立刻解決。如不聽從，那就只有比武較量，無話可說了。事實上，經我處理之後，多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就是現在，我已不幹什麼「司令」，僮儼遇到麻煩事情，還不時來找我，我不出面便罷，如果出面，提出意見，他們還都買我幾分老面子呢。羊司令說到高興之處，眉飛色舞，豪氣洋溢。他以盛宴款待我們，又約我們聽四川班子的戲，足足鬧了一整天，賓主盡歡而散。

我們探聽輿論，大家對羊的批評大致不錯。當然，他是袍哥首領，下面的蟹兵蝦將，靠他吃



本文作者西昌之行途中所經過之大渡河渡口。

飯的人很多。夷地土產買賣，是他們發財的途徑。就以「羊司令」本人而言，他那時經營一種棺木買賣，其木料稱為「陰昌花板」，遠近馳名。據說這種木料，是千年佳木，因地層變遷，埋入土內；由於地勢高亢乾燥，經久不腐；後人掘挖出來，木質細緻，香味四溢，水火皆不能浸蝕它。製為棺木，富人爭購。此木出在夷區，夷胞生活簡陋，既用不着這種考究材料；漢人又無力前往發掘搬運。而「羊司令」則憑其勢力，進行無阻，雖近阻斷，但利用天然資源，總算取不傷廉了。和羊仁安齊名的另一位鄧秀廷將軍，我們在西昌時遇到，容後記之。

古今聞名大渡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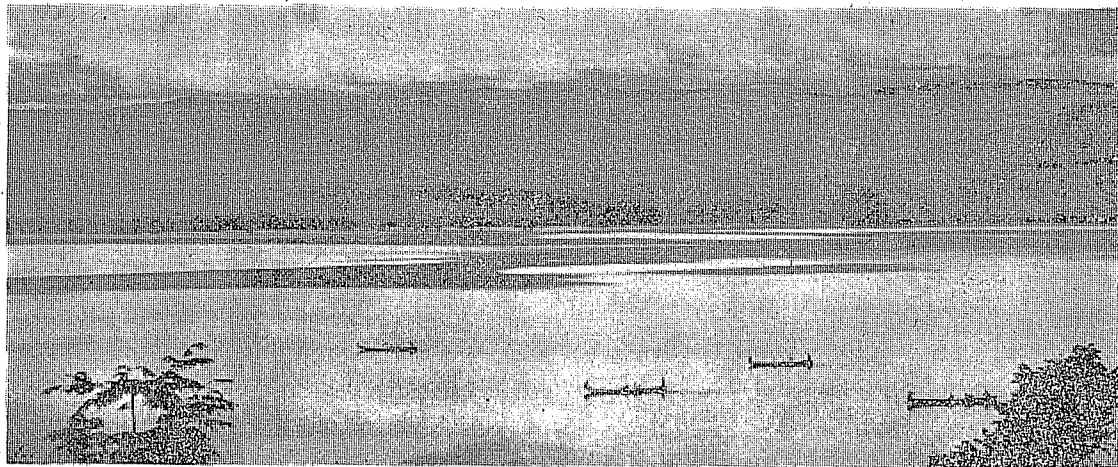
離開了富林南行，不遠，就到大渡河。這時，河面約有百米左右寬，水流也相當平緩；有一隻擺渡木船，分好幾趟來回，把我們全體人員渡過去。看來似乎很輕鬆平常，這是時值冬令，河水枯竭的狀態；若是到了春夏之交，上游高山雪融，冰水下注；或是伏暑雷雨不絕，河水暴漲，一夜之間，溢滿河槽，兩岸數里，「渚崖之間，不辨牛馬」。而波濤兇湧，舟楫莫能濟；那時，南北交通，就完全斷絕了。因此，這道河，平時看着不起眼，有時竟成爲天塹！

本地人一致相信，當年蜀相諸葛亮出師表所稱「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」就是指越過大渡河，深入大小涼山一帶而言。所征的南蠻，就是今日傜僳的祖先。不但老百姓這樣說，寧屬各縣的志書，也都這樣記載。至於傜僳各族，也莫不敬

事諸葛亮，奉之爲神。究竟當時所渡的瀘水，是指現在的那一道河呢？書上註釋不一。有的書上，說是金沙江，有的說是雅魯江，似無定論。以情度之：大渡河位置在北，雅魯江、金沙江位置在南；從成都出發征伐南蠻，首先要過大渡河，此其一；三國時期，南蠻據地很廣；今大相嶺之南，以迄滇省北境，當時都在南蠻的範圍之內，蠻人多以佃獵遊牧，不盡五穀，所以其地稱爲不毛。諸葛亮南征，步驟自然由近及遠，先從大渡河左近開始，逐步向南追擊，此其二。由此看來，出師表所說「五月渡瀘」，是記述南征開始時，所渡之河（大渡河），而不是記述以後軍事追擊中所渡之河（雅魯江，或金沙江），可以推見。

在近代歷史上，大渡河上發生過兩件重大事情。其一，是太平天國末年，洪秀全敗象已露，石達開帶領一支人馬西竄，由江西入湖南，分撥滇黔，皆不得逞，乃由滇入川，官兵尾隨追擊，石達開竄到大渡河南岸，地名「鐵宰宰」，部屬疲敝，當晚歇宿休息，不料一夜之間，山洪暴發，波濤洶湧，無法渡越，遂被追兵所擒。老百姓都說，石達開到了鐵宰宰，是石頭遇到了鐵，所以非垮不可。太平天國，有民族革命思想，川人對石達開之敗，多表惋惜。我們在沿途客店，常見書屏錄石達開的遺詩，內有：「大盜亦有道，詩書所不廢，黃金若糞土，肝膽如石鐵。策馬過懸崖，挽弓射明月。人頭作酒杯，痛飲仇讐血……」等句，他算得是太平天國的一個脚色，器宇豪邁，是大家公認的。

另一件事情，是民國二十四年，共匪在江西



。成而陷地時莽新，畫如景風，色山光湖，角一之海邛門南勝名昌西

的在襯衣之外，單一件黑色羊毛披氈，晚間即將毛氈攤在地上，半舖半蓋；頭上紮一塊布帕子，夷語叫甚麼，我不記得了。夷胞對這帕子很重視，有人送他這樣一塊布，（愈長愈好），是認為厚禮；若送他紅色的布，則更加榮寵。紮帕子時，在額前留一尖角，名曰「天菩薩」，此處神聖不可侵犯，如有人戲弄，碰了天菩薩，認為受了恥辱，非和他拚命不可。女子裝飾，女子都着長裙，不穿內褲。裙子喜用幾種不同顏色的布縫製。已婚女子頭上也紮帕子，未婚的則戴頭巾。所住的房屋，都很簡陋，室內沒有什麼陳設，也未見床舖，大抵席地而坐，入夜即在席上睡眠。男子多好喝酒，往往大家在一起，圍坐痛飲，以醉為樂。總之，一切生活，保持初民社會型態，從事民俗學研究的人，對之已有很多描繪記述，不多說了。

夷胞為什麼仍保持原始生活型態呢？由於沒有教育。千百年來，地方官把他們看成化外野人，祇講剿治與安撫，不講教化，他們永遠渾渾噩噩，不識不知，安能改進生活型態呢。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以後，才開始注意這個問題。中央政治學校附設邊疆學校，招收邊地民族子弟，免費入學。有一個羅羅青年，（有人說他是漢胞陷於夷地的白娃子）名曲木藏堯，在該校畢業，派回本地服務。此次與我們晤見，交談很多。他寫了一本關於西康羅羅的書，講述夷情很平實。他說夷胞知識低落，不與外界交通，他自己可能是夷胞有史以來僅有的受到高等教育之人。事實如此，並非誇張。若夷胞有機會，普遍接受教育，則思

想生活與漢胞無異，有何漢夷衝突之可言呢。

改進山區夷胞生活，須從開闢交通入手。修築山區道路，指導夷胞開發山地資源，（注意，勿存與夷胞爭利之心，更不可欺罔剝削！）一面推廣山區國民教育；他們經濟寬裕了，知識開通了，地方自然繁榮，也不會發生變亂問題了。

由越嶲向南，翻過小相嶺，抵冕山、瀘沽，然後沿安寧河直趨西昌。安寧河，源出小相嶺，南流至康滇交界處，入金沙江。在安寧河谷裏的官道，前人逢山鑿路，涉水架橋，花了不少功夫。當地的志書說，這條路是漢時司馬相如修築的。按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，他曾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，以通邛都」，安寧河就是古孫水。司馬相如以風流倜儻的才華，完成開疆闢土之功，實足使後人留念。

瀘沽有鐵鑛，本地人早就熟諳冶鐵技術，鑄鐵的爐子，利用溪澗的水力鼓風，製作相當精巧。民間利用水力，除了冶鐵以外，更轉動水車、水碾、水磨、水碓等等，節省人力不少。

瀘沽向南，安寧河谷漸漸開展，過了禮州，抵達西昌，則平疇廣闊阡陌縱橫，城關內外，人煙稠密，儼然巨都大邑的氣象了。由雅安出發到此，旅程告一段落。我們停留西昌，約有半個月；以西昌為中心，展開各項訪問調查與活動。

我國對日長期抗戰的決策，得力於國土的縱深廣闊；而日寇進逼的結果，使我們政治重心向西南山區轉移，促進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日千里；陪都奠於巴蜀，康滇成爲近畿，西昌是川康滇的樞紐，其地位重要，不言而喻。蔣委員長及早

注意這個地方，首先成立西昌行轅，指導軍政各界，銳意經營，其眼光遠大，誠非常人所能及。

我們到達西昌時，行轅組織正在籌備，主任張篤倫，剛剛奉到命令，尚未前來履新。中央期望行轅的任務，在指導協調人事，安定社會秩序，從事後方建設。論人事，首須整飭不良風氣；論秩序，首須融洽漢夷感情；論建設，首須發展陸空交通。我們的看法如此，行轅負責人，所見大略相同；雖則茲事體大，行轅後來的的工作，未必全能達到理想，但方針與目標，無疑是不错的。

威震寧屬鄧秀廷

我們在西昌，會到治夷著名的鄧秀廷將軍，他知悉本團來此考察，特地到我們住的客店拜訪。有人說他是僱傭血統，其實他是漢人，本名文富，秀廷是他的號。幼年時家裏很窮，在甘相營官道上，幫他嫂嫂開一間賣酒飯的小店，這裏是漢夷雜處地方，他漢話、僱傭話都能講，僱傭們前來光顧的很多。那時是民國十年左右，地方政治混亂，許多夷人結夥劫掠，殺戮漢民商旅，官廳無力禁止，一般漢人，畏僱傭如虎，他們也就越發蠻橫殘暴起來。常有一些野蠻僱傭，到鄧秀廷的店裏吃喝，鄧秀廷雖對他們非常和善，但他們以其為漢人娃子，奴隸視之，呼來喝去，態度傲慢不堪。同時，往來的漢人顧客，見鄧秀廷侍候夷人那種和善樣子，不但看不起他，且有人懷疑他與夷匪勾結。他在夾縫當中，左右受罪，心裏很難過。一天夜晚，機會來了，有八個從別處搶劫得手的僱傭，到他的店裏大吃大喝，他們各

人身上都有快鎗和利刃，鄧秀廷動了念頭，殷勤招待他們喝酒，等他們個個都酩酊大醉，沉沉睡去，鄧秀廷和他嫂子一齊動手，把這八個匪徒僱傭統統殺死，取得快鎗和匕首，招集他平日相好的結拜弟兄，組織「保哨」隊，他自己做首領，收往來客商的钱，替他們保護。以後勢力愈擴愈大，手下的人槍數千，政府非聯絡他不可。其時，他的前輩羊仁安，年紀漸老，政府就派鄧秀廷為司令，接替羊仁安綏靖地方的任務。（按：本節關於鄧秀廷的出身，參考王成聖兄所撰大凉山恩仇記一文。）

鄧秀廷與羊仁安生活環境不同，性情亦異；羊是袍哥首領出身，粗獷中含有開豁，都是貧窮酒保出身，精明中寓有嚴酷。鄧怕部下和民衆看不起他，不惜殺戮立威，順之則生，逆之則死。誰要存心和他作對，他必不手休，把對方一人整倒還不算，還要把敵人同夥斬草除根，雞犬不留。其治夷作風，亦復如此。無論那一部落頭目，都得乖乖聽話；如果叛亂反抗，則大軍進剿，可以燒殺一光，地場土平。因此，無分漢夷，人人怕他，提到鄧司令的名字，小孩子都嚇得不敢夜哭。

鄧秀廷在當地雖以威武嚴厲著名，但他的面貌，並看不出蠻橫之色。他到客店訪候本團，身著戎裝，儀容端整，祇有一個勤務兵跟他來。我們大家一齊圍着他聊天，他說話相當矜持，不像羊仁安那樣滔滔汨汨。他沒有念過書，不識字，但言談不俗，他已從工作歷練中，瞭解各種常識，這正是他聰明過人的地方。

鄧秀廷以目不識丁之人，生在混亂的社會裏

，空手闖成一股勢力，充當首領官拜陸軍中將；頗能辨別邪正，始終效忠政府，保護地方，總算難能可嘉。至於對付夷人的方法，祇知壓力，不知其他，是由於他的知識學力所限，我們不便苛責。惟有寧屬號稱紳耆之類人士，對夷胞問題，也多採取偏激短視看法，令人不能無憾。

我們看了各縣志書文獻，對於夷胞，充滿了仇恨和歧視論調。他們有一口口頭禪：「夷性犬羊，畏威而不懷德。」其意是說，對夷胞不必施行德政，因為不管對他們怎樣好，他們不會感激，仍然會本著其犬羊天性，做賊做匪，劫殺良民；他們祇怕槍殺，所以治夷方法，就是兵威懾服，不必再有其他措施。這種心理，實在有糾正之必要。當然，撥亂反正的工作，武力是不可少的。但徒恃武力，決不能持久。諸葛亮征伐孟獲，（即僱傭的祖先）七擒七縱，孟獲心悅誠服，永不復反，那不是懷德嗎？後世，官貪吏污，怨聲載道，根本無德可懷，怎怪夷民不服呢。自中央政府入川，對邊民關懷照顧，夷胞聞風欣感。夷胞青年曲木藏堯對我們說：僱傭不識不知，不曉得外界事情。他們對中國大人物祇知道兩位，一是古代的諸葛亮，一是當今的蔣委員長。這不是仁德感昭的明證嗎？

西昌四週的風景很好，去城十數里，有湖山之勝，名「邛海」。山上有僧寺，殿廡建築，十分雅靜。二十四軍參謀長楊學端君，代表劉主席宴本團同人於此，有地方官紳多人作陪。宴罷遊玩山水，傍晚始回。同人往返，都乘騎該軍的馬匹，平野駢馳，心曠神怡，西行兩月中罕有之樂

趣也。

鴉碧江岸景色異

西昌附近調查以後，我們又分組考察另外兩個地方，一組去冕寧，一組去鹽源。去鹽源的祇有羅時實學長，傅肇仁（伯龍）兄及我，三個人。事務員周宇春君也同行。這一條路，崎嶇荒涼，沿途不但沒有市鎮，連農牧住戶也很少。第一天

晚上，歇在一個三家村裏，想找一家「鷄鳴早看天」的客店都沒有。（按：川康官道上，每站都有舊式客店，大多是四合頭平房，各屋靠牆，圍着架設板床，上舖草蓆。店門口沒有招牌字號，祇掛着一隻燈籠。上寫「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。」或用歇後語，寫作「未晚先投二十八，鷄鳴早看三十三」。我們概稱之為鷄鳴早看天客店。）滑竿伏在這一路上，「白飯」、「黑飯」都吃得不好，怨聲載道。我們和一家老百姓商量，讓我們寄住一宿。他家沒有飯菜，附近也沒有魚肉菜蔬可買；我們向房主價讓幾升白米，借他的灶房煮了飯；又買一隻雞，煮熟，無調味佐料，祇撒了一點鹽改改味。正合古書所謂「殺鷄爲黍而食之」，我們四人連同一羣滑竿伏，飽吃一頓。飯後，就在屋內地面舖了稻草，大家開了鋪蓋，倒頭酣睡。

第二天早上，繼續上路。由高山下降，走向鴉碧江河谷，坡崖磅陡，山徑左右曲折盤旋；大小石塊，錯列道中，幾乎沒有一步平坦路面，幸而天時幫忙，如遇雨雪，那才不堪設想呢。

下坡路十多里，到了鴉碧江濱，陽光照射江

底細沙，星點閃爍，原來那是金沙。本地人說，水沙裏撈出的金子，大的，名狗頭金，難得一見，細小的，名麩麥金、糠金。此地的沙金，僅是糠金一類，雖有人淘汰提煉，但花費很多，得利無幾。鴉碧江行於深谷中，江面不寬；時值多季，水淺見底，坐渡船過江，未週麻煩。當晚到達鹽源縣城。

鹽源縣以產鹽得名，境內有兩處鹽井，一曰白鹽井，一曰黑鹽井，我們都實地去看過。鹽是民生重要必需品，我們濱海的人，得鹽太容易，不知道寶貴；西部山地人民，則把食鹽來源，看成無比重大的事。抗戰期間，沿海各省淪陷，海鹽斷絕，若非內地有井鹽生產，人民的生活不知如何困難呢。鹽源縣的鹽井，鹽量豐富，僅次於四川的自流井。當地又盛產褐煤，粗鬆如黑土，露於地面，用以煎滷製鹽，甚爲經濟。煎鹽之法，用特製之鐵鍋，鍋口直徑尺許，深二尺許，形如鐵罐。掘地爲灶，排列鐵鍋數十隻於灶上。工人以長竿繫木桶，從井中汲滷，倒入鍋中，水分蒸發，白鹽凝於鍋底。工人繼續添注滷水，鹽巴凝結愈多，最後全鍋皆滿，取出冷却，把凝結的鍋巴倒出來，好像一顆白色的砲彈。康省西部以至西藏一帶，所吃食鹽，多仰給於此。

鴉碧江及其迤西一帶，居民多爲藏胞，生活水準較僱傭稍高，性情亦比較平和易與。他們多牧養犛牛和山羊，也兼事農耕，但耕種方法很粗劣，收成不好。平民所住的房子，版築爲牆，覆草爲頂，開間還算寬大。也有殷富之戶，生活很有排場的。我們曾訪問一位土司的家庭，磚牆瓦

屋，有好幾進宅院。廳堂陳設，與內地紳糧之家無異。主人爲了尊敬我們，依其本俗，奉上「奶茶」，是用磚茶和犛牛奶煎熬而成，加了鹽巴，喝在嘴裏，既腥且澀，真不是味道。凡高原居民，水產難得，蔬菜也少，因之有「魚龍、鴨鳳、菜靈芝」之諺。食物貧乏的原因，固然由於自然環境條件較差，也是由於邊民知識技術落後所致；以西康藏胞所住區域而論，地廣人稀，如改良農牧園藝方法，則生產增加，生活改善，是可以斷言的。

長憶西南天地間

四月中，（陰曆三月），本團全體人員，仍由二十四軍武裝同志護送，回到雅安。感謝他們往返跋涉的辛勞，置酒與他們話別。換乘汽車，經過成都，趕回重慶。我們把調查的資料，整理成一份報告。提出觀察意見，其重點略分爲治安、禁烟、教育、建設等項目。報告呈上去，委員長約見全體同人在官邸垂詢，第二天，又單獨召見羅時實學長密詢一切。報告書裏建議的事情，都批交有關單位辦理。我們的任務，到此告一結束。

我們返渝不到兩週，就遭到有名的「五三」「五四」大轟炸。日本軍閥以戰逼和的幻想消滅，無計可施，祇有亂扔炸彈，殺害平民來出氣。以後敵人脚步愈亂，陷溺愈深；而我們大後方建設，包括川康滇邊地的開發，愈來愈進步；抗敵力量，愈來愈堅強，終於打倒倭寇，贏得最後的勝利。回想我們那一次邊地旅行考察，不是沒有意義的。